

「阿公店」地名考——兼論阿公店的開發

簡炯仁

一、前言

伊能嘉矩對「阿公店」地名的考據如下：

「阿公店街位於仁壽上里東北部。康熙五十八年『鳳山縣志』，已經記載有『竿蓁林』這個地名，由此可證，該地是清康熙末年閩人開發。起初，漢人眼見當地竿蓁成林，因而稱該地為『竿蓁林』。當時有一位老翁構建一草店賣食物給行人，河洛話老翁叫『阿公』，因而該店尊稱為『阿公店』，該地也叫做『阿公店』，於是乾隆二十九年刊成的『（重修）鳳山縣志』，記載此地為『阿公店街』。同街的壽天宮（主祀媽祖）嘉慶三年黃協記、吳龍興募建，而該地也因位於臺南、鳳山之中途，此地因而發展成一集散市場。舊火車站土名為『三塊厝』（註一）。

「阿公店」原先就叫做「竿蓁林」，是因為「漢人眼見當地竿蓁成林，因而稱該地為『竿蓁林』」；後來之所以又叫「阿公店」，那又是因為「當時有一位老翁構建一草店賣食物給行人，河洛話老翁叫『阿公』，因而尊稱該店為『阿公店』，該地也就叫做『阿公店』」。

「阿公店」一出現在史籍文獻，就叫做「阿公店街」

。如果該地是因為一個「阿公」在當地開一個小店，幾年之後就發展成為「阿公店街」這麼大的市集，會這麼巧嗎？

由這段考據可知，「竿蓁林」與「阿公店」是蠻有關係的；不過問題是：「竿蓁林」意指當地為甚產竿蓁之地，難道當地原住民目睹此景不會以原住民語稱之，則要等漢人入墾之後才稱呼該地為「竿蓁林」嗎？如果竿蓁林是意譯於平埔族語，那麼平埔語的竿蓁林又是如何稱呼呢？

假如「竿蓁林」是意譯於當地平埔族語，那麼「阿公店」是否也是由「竿蓁林」這個平埔語音譯而來的呢？

此外，「河洛話老翁叫『阿公』，因而該店尊稱為『阿公店』，該地也叫做『阿公店』」這段文字，似乎又在暗示當地是河洛人開發出來的，表面上看來固然沒錯，不過漢人入墾該地之前，就曾有一批當地原住民在從事開發工作。目前，岡山鎮不但還保留平埔族的地名如後紅仔、圍（爲）隨里、程鄉（香）里等，同時也可以看到一些平埔族信仰的遺跡。

「阿公店」地名的由來，攸關現今岡山鎮的開發，不得不查呢？

二、「阿公店」是一個原住民的地名

臺灣時常有一個地名同時具有兩個不同的唸法：一個是漢人意譯當地原住民語的地名，另一個則是當地原住民語的音譯地名。換言之，原先該地就住有一群平埔族人，當漢人入墾該部落鄰近的地區時，就直接漢譯當地原住民的地名為漢人地名，而同地的原住民部落，漢人則依原住民語稱呼之。後來，漢人進墾該地時因舊習難改就音譯該平埔族的地名來稱呼該地。譬如，隔著阿公店溪下游的「竹仔港」（永安鄉維新村）與「微羅港」（彌陀鄉彌陀聚落，「微羅」意即竹仔），另外一個例子則是隔著楠梓仙溪的「蕃薯寮」（即今旗山鎮）與「彌濃」（即今美濃鎮，南鄒系的曹族語為「蕃薯」）等（註二）。史籍文獻證明，這些地方不但都曾住有原住民，而且漢人入墾「竹仔港」與「蕃薯寮」，都比「微羅港」與「彌濃」來得早。

陳文達『鳳山縣志』「山川圖」將「阿公店街」標示在濁水溪（今之阿公店溪）的北岸，其南則標示為「竿蓁林塘」的軍事塘汛（約今之岡山鎮大遠里大遠仔舊址），顯示康熙五十八年以前阿公店街早已經形成市集（註三），而《乾隆中葉臺灣輿圖》也在濁水溪南岸分別標示有「阿公店（街）」與「竿蓁林庄」，後者則位於前者的西南邊不遠處（註四）。該二圖顯示「阿公店」與「竿蓁林庄」原來也是屬於兩個相為毗鄰的地方；不過乾隆二十九年的『（重修鳳山縣志）』卻記載：「竿蓁林街，在仁壽里，縣北二十五里，府治大路」（註五），而該書的「縣境北界圖」竟然在濁水溪的南岸標示為「阿公店街」，而非書中的「竿蓁林街」，王瑛曾顯

然將「竿蓁林街」認為「阿公店街」，其實，兩者只隔著濁水溪（今之阿公店溪）相為毗鄰的市集，可能後來發展而合而為一。

綜上觀之，「阿公店」與「竿蓁林」應屬於隔著阿公店溪相為毗鄰的兩個聚落，以致有時被認為是同一個地方，有時卻又被認為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地方；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兩者都是音譯於當地原住民的。這種情形是否就與上述「竹仔」與「微羅港」的情形類似呢？亦即，一個是意譯於原住民的地名，一個則是音譯於原住民的地名。

「竿蓁」係指臺灣的一種野生禾本科植物，為群生於沼澤及河邊之多年生草本常見植物，土名又叫做「船仔花」。阿公店溪流到現今岡山鎮的忠孝里與信義里時，則以一個由西折北的東北內凹的弧形貫穿竿蓁林與阿公店。根據當地耆老的口述，原先阿公店溪就是沿著現今壽天路由南往北流，流經維仁路與平和路之交叉口，壽天宮原址的後面直到公園路口，再則折往西北流到河華橋附近才又流入現今河道。該弧形的河道導致當地水災頻仍，這就是珍藏於岡山鎮壽天宮後面福德祠右側的那塊，乾隆四十一年「築岸序」石碑所顯示的史實。早年，阿公店溪由岡山鎮程鄉里以西所形成的面東北的弧形河道，則為水患頻仍的低窪沖積地，竿蓁遍地成林的情景就變成當地常見的自然景觀。

根據王瑛曾在『（重修）鳳山縣志』所摘錄的平埔族「番語」：「船謂之阿滿，謂之阿綱（Agong）」，而「花謂之衣襲，謂之都喇喇（tolala）」（註六），平埔語的「船仔花」則發音為「阿綱都喇喇（Agongtolala）」。「竿蓁林」意即「甚產船仔花之地」，平埔族語的「地方」則發音

爲(an)或(en)或(in)，而花(tolala)的(lala)則爲語助詞。兩者連接成一個詞「花之地」則唸成(toen)，類似於「阿立祖之地」則唸成「呵(口連)」(Alien)，即今阿蓮鄉地名的由來。因此，平埔語的「甚產船仔花之地」的「竿蓁林」則唸成(Agongtoen)「阿公棟」(註七)。

既然「阿公店街」就是「竿蓁林街」，該市集早已出現康熙五十八年的『鳳山縣志』上，漢人就順理成章將這個市集由當地原住民的(Agongtoen，阿公棟)，音譯爲「阿公店」。這種情形類似於(Alikan)「阿立祖之地」，漢人將靠近淡水溪具有港運功能的屏東縣里港鄉，音譯爲「阿里港」，而高雄縣甲仙鄉關山村因位於山區則被音譯爲「阿里關」(註八)。檢視「竿蓁林」與「阿公店」這兩個地名形成的背景，竿蓁林應早於阿公店，由於漢人先移墾阿公店溪南岸，並意譯當地平埔語「甚產竿蓁之地」的「阿網凍」爲「竿蓁林」，然後再拓墾北岸，再音譯平埔語的「阿網凍」爲「阿公店」。這種情形就類似於上述「竹仔港」與「微羅港」的例子。

如上所言，「阿公店」並非如一般人所言，是一個阿公在當地開個店鋪而取名的，而是一個音譯於當地平埔族語「阿網凍」(Agongtoen)，亦即「竿蓁林」。既然「竿蓁林」或「阿公店」都是音譯於當地原住民，顯示該地原本就是原住民生息之地。

三、岡山鎮的原住民

《永曆十八(一六六四)年臺灣軍備圖》則標示一個「

後紅仔民社」(註九)，「後紅仔」這個地名，在漢文上毫無意義，顯然是音譯於當地原住民的地名，那又會是什麼意義呢？

上引『(重修)鳳山縣志』曾摘錄當地平埔族的「番語」；「溪爲包，爲阿汪」(註一〇)，「後紅」與「阿汪」同音，應該都是指涉爲「溪」，只是漢文音譯不同而已。既然「後紅仔」就是指涉一個平埔族的聚落，那麼上引《軍備圖》中的「後紅仔民社」又會是在那裡呢？

南臺灣有兩個地名發音類似「阿汪」：一爲臺南縣的「漚汪」，一爲岡山鎮的後紅里。「漚汪」與「阿汪」同音，都是指涉「溪」，亦即漚汪溪。「漚汪社」爲西來雅四大社中的蕭壠社的支社，上引《軍備圖》則將該社寫成「宵龍番社」，所以圖中的「後紅仔」顯然並非指涉「漚汪社」。該圖將「後紅仔民社」標示在圖中接近最北邊的位置，亦即位於臺南赤(石戡)城(赤崁)與路竹之間，不過筆者查遍史籍文獻，並在當地做過全面的田野調查發現，都沒有一個叫「後紅」，甚至連發音類似的地名都沒有。因此，筆者相信上引《軍備圖》中的「後紅仔民社」，應該是指岡山鎮的後紅里，該里的南邊正是「阿公店溪」，「後紅仔」意即一個靠溪的地方。

岡山鎮又有地名如「爲(圍)隨」(岡山鎮爲隨里)與「程(香)鄉」(同鎮程鄉里)，應該也是一個原住民的地名，只是其含意爲何，已無稽可查。再者，筆者在當地做田調時發現，岡山鎮新庄「廣德宮」(今址爲竹園里新庄路五鄰)與岡山鎮程香「炷公寺」(今址爲程香里三鄰九十五號)，各奉祀「炷祖公」或「炷元帥」；甚至岡山鎮前鋒里前

鋒路一四七號私宅奉祀「元番社尪公祖」。據林姓屋主表示，該神明原本就被其父奉祀於現今岡山飛機場北端，以及臺糖本洲農場阿公店溪南岸的一處小地方，土名為「番灣」或「還轅」的一座小廟。其實，「還轅」就是「番王」的轉訛，為盧德嘉所美化而已（註二）。「尪公」的「尪」與河洛語「甕」同音，而西來雅系的平埔族就是一個「拜壺」的民族。岡山地區的「尪元帥」及「尪祖公」的信仰，應該就是西來雅平埔族的一支。

綜上所述，岡山地區的大部份地區，如岡山市街、劉厝里、大遼里、後紅里、碧紅里、竹園里、程香里、本洲里，以及為隨里等地，原為南臺灣馬卡道系的平埔族馬卡道族的原住民的生息之地。根據巡臺御史滿人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的觀察，該族人的農耕情形述如下（註二）：

【開圳】

「歸化已久熟番，亦知以稼穡為重。凡社中舊管埔地，皆芟刈草萊，墾闢田園。有慮其旱澇者，亦學漢人築圳，從內山開掘，引疏溪流，以資灌溉。片隅寸土，盡成膏腴」；

【耕田】

「番婦耕稼，備嘗辛苦，或襁褓負子扶犁。……侍御范咸有『水田黎婦盡春耕』之句」；

【插秧與刈禾】

「郡邑附近番社，亦三、四月插秧」，以及「番稻七月成熟」；

【收倉】

「收成後，於屋旁別築貯穀之室，圍以竹（竹服），

覆以茅苫，連穗倒而懸之令易乾，名之曰『禾間』。其粟名『倭』，粒大而性黏，略似糯米；蒸熟攤冷，以手掬而食之」。

由以上六十七的描述可知，阿公店地區的馬卡道系平埔族人早已知農耕，對當地的開墾曾做出相當的貢獻，為漢人開發奠下了良好的基礎。漢人又如何開發現今的岡山鎮地區呢？

四、漢人的開發

農耕的漢民族開發一個地方端賴當地的水利灌溉系統。現今岡山鎮的灌溉水利系統，分佈相當均勻，濁水溪（阿公店溪）正好由東南往西貫穿岡山鎮全境，為該鎮重要的灌溉水源；北邊則有鯽魚潭的灌溉系統（註三），以九空橋溪連接濁水溪，而其西南角又有「後協窟」與石螺潭則自成一個灌溉系統（註四）。

根據『鳳山縣采訪冊』的記載，阿公店溪流經岡山鎮的情形如下（註五）：

「阿公店溪，在維新里、仁壽里交界（北維新，南仁壽），縣北四十里，源受大寮溪，西北行三里，匯九空橋溪，過還轅港，旁入七堰（五分、港仔墘，大水井、月眉、新園、下新園、中新園頂）。本支至彌陀港入海，長十里」。

比對民國八十二年刊行的《岡山鎮地圖》，阿公店溪由燕巢鄉吊雞林西流進入岡山鎮，一過程鄉里的觀音橋即折往西流經阿公店橋，亦即街尾崙的北邊，即以一个東北走向的弧形往北流經仁壽里與維仁里，再以一個西南向的弧形沿著

前峰里東邊，以接納一條由北流來水溝，亦即『鳳山縣采訪冊志』所記載發源於鯽魚潭的「九空橋溪」，再以一個西南向內凹的緩弧形，由西北—東南流經該弧形的中點前洲橋，亦即「空軍機械學校」的北部邊緣到「還轅港」，亦即臺糖本洲農場阿公店溪南岸，然後再往西南流到彌陀鄉與永安鄉的鄉界西流入臺灣海峽。

阿公店溪舊名為濁水溪，根據蔣毓英『臺灣府志』的記載（註一六）：

「一日濁水溪：出小崗山之南，山南有大滾水山，出水常濁，故溪之流皆濁，因為名。西北過嘉祥里、長治里、維新里，南受鯽仔潭流，西匯微羅港，入於海」。

既然「濁水溪，源出大滾水山」，那麼大滾水山是怎樣的一座山呢？

「為大滾水山（此山甚高，將雨之候，山頂上能滾水海泥、鹽水，故名曰『大滾水山』。見古蹟志，為小滾水山（此山去大滾水山十里餘，地勢與大滾水山相接。山中所出之水不清，流至溪亦濁，故山下一溪名為『濁水溪』）」（註一七）。

由於大滾水山「山頂上能滾水海泥、鹽水」，而小滾水山又是「山中所出之水不清，流至溪亦濁」，所以「山下一溪名為『濁水溪』」。「山中所出之水不清，流至溪亦濁」，意味著該河帶沙量之驚人，而「山頂上能滾水海泥、鹽水」，更說明該溪上游泥火山地質的特性。

濁水溪的上游的地層屬於以古亭坑（即今之田寮鄉古亭村）為名的泥岩層分佈帶內的惡地形。該岩層北起玉井、南

迄燕巢，南北長約三十五公里，東西平均寬約八公里，面積約有二八〇平方公里，幾乎涵蓋整個臺南以東的新化丘陵區，而燕巢鄉濁水溪流域正好發源於位於該地區的大滾水山。

惡地形主要分佈在泥岩區內，泥岩則由海相沖積層，顆粒細小且膠結疏鬆，而且是透水性極低的粉泥及粉沙粒所組成。本區泥岩的上層原本覆蓋有沙岩層，或以沙、礫為主的沈積層為表土，極易流失，因而產生「山中所出之水不清，流至溪亦濁」的情形（註一八）。

由於大滾水山「山中所出之水不清」，以致濁水溪「流至溪亦濁」，長年挾帶大量含惡地形粉泥岩的表土，沿途沖積於岡山鎮濁水溪兩旁。該表土因挾帶大量的粉泥岩，透水性弱，適合種植水稻，漢人早已進入拓墾該區有便利灌溉水源的地方，而該區的主要聚落也大都分佈於此。

除此之外，岡山鎮的大部份地區的土壤，則屬於大、小崗山高位隆起珊瑚礁風化的多孔質土壤，排水性強，加上南臺灣乾旱各半年，如無適當的水利灌溉系統，則只適合種植耐旱的雜作如蔗作。

以上為當地的自然環境，人類又如何適應，以謀生計呢？

上引《永曆十八（一六六四）年臺灣軍備圖》已經標示有「鯽魚潭民社」及「後紅仔民社」。「後紅仔民社」（岡山鎮後紅里），即位於濁水溪灌溉系統上，而「鯽魚潭民社」則位於該圖的「半路竹民社」及「哆吧思戎民社」之間，係指涉現今岡山鎮潭底里一帶以前為「鯽魚潭」的舊址，亦即以往的潟湖遺跡，則位於鯽魚潭的水利灌溉系統中。

此外，根據連橫『臺灣通史』的記載，明鄭也曾在今

岡山鎮境內幾個實施軍事屯田如下(註一九)：

前鋒庄，今鳳山仁壽上里，為前鋒鎮所墾。

前鋒庄即今岡山鎮前鋒里，位於濁水溪灌溉系統上。

後協庄，今鳳山仁壽上里，為先鋒鎮後協所墾。

後協庄即今岡山鎮後協里，位於後協窟灌溉系統上。誠

如『鳳山縣采訪冊』所記載(註二〇)：

「後協窟，周里許，距縣四十里，夏秋蓄水，溉田亦可養魚」。

綜上所述，明鄭時期漢人已經進入現今岡山鎮，先後拓墾「鯽魚潭民社」及「後紅仔民社」等兩處民墾區以及「前鋒庄」及「後協庄」等兩處軍屯區。清領臺以後，就在這些基礎上繼續發展。

(A) 清治臺初期

清領臺之後，明鄭文武官員及各省難民大都被遣送回中土，所招募的佃農也大都隨之離散，以致明鄭所開墾的田園又歸於荒蕪。這就是施琅所觀察的：

「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勢所必有」(註二一)。

全臺因而顯得地廣人稀，誠如蔣毓英在康熙二十三年所觀察的(註二二)：

「地廣人稀，蕭條滿眼，葭爾郡治之外，南北兩路，一望盡綠草黃沙，綿逸無際」。

由於「人去業荒」，以致「南北兩路，一望盡綠草黃沙，綿逸無際」，清廷在臺官員因而極力招徠移民進行拓墾工作，以增加稅收。誠如《靖海將軍侯施公功德碑》就曾說明，施琅「念弁目之新附未輯也，兆庶之棄業虧課也，則又委

參將陳君諱遠致者，加意鈐束之，殫新招徠之」(註二三)。

縱然如此，清領初期，臺灣人口還是相當稀少，鳳山縣地區則更為稀少。這就是蔣毓英在康熙二十三(一六八四)年所觀察的：「鳳山縣：沿袤荒野，無市廛」(註二四)；當時鳳山縣的文武職官甚至也大多僑居於臺南府，誠如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所記載的(註二五)：

「偽鄭時，縣曰萬年，營曰統領，國朝定制改縣曰鳳山，分營曰南路，然初底定，土地寥曠，文武職官多僑居府治，康熙六十年，臺匪竊發後，始奉文歸治」。

臺南地區附近明鄭時期的官、民墾區最集中的地方，早已具備拓墾規模。明鄭文、武官兵被遣送返回中土而廢耕，以致荒地頗多，暫時足以容納中土移民；加上，鹿耳門又為當年「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而成為中土偷渡客來臺的主要港口，於是清領臺初期移墾者大都就近移墾臺南附近的土地(註二六)。

但是，臺灣府治腹地狹小，加上明鄭以來該地已經持續開墾將近三、四十年，地利逐漸消失。這就是陳文達所觀察的：「臺地窄狹，又迫郡邑，田園概係偽時開墾，年久而地礪，力農者每多用糞；非如鳳、諸新墾之地，不(女)蓐而秀且實也，其民多勞」(註二七)，以致當地人口壓力日益凸顯，這也就是黃叔瓚所觀察的「臺邑土壤褊小，絕少水田，……間種早稻以佐食，納糧每於兩路羅買輸將」(註二八)，於是臺灣府治的經濟則必須仰賴「兩路羅買輸將」。這是開發南路鳳山縣的動因。

當時，中土移民登陸的港口，在現今臺南市以南高雄縣

境內可通哨船者，只有鹿耳門及南路打狗港，其餘如鳳山大港（即鹹水港，高市小港區鳳森里）、西溪、蠔港、蟻港，則只「可通杉板船」（註二九）；又「鳳山打狗港距鹿耳門水程三更，北風盛發，鹿耳門港道狹隘，舟不得進，而打狗可揚帆直入，由此登岸者甚多」（註三〇）。因此，當年的移民聚集的地方一是臺南府城與其附近地方，以及南部的興隆庄（現今左營），直到康熙三十三年以前南路高雄縣的市集，除了「興隆庄街」外，就只有位居於兩者之間的「半路竹街」一個市集（註三一）。岡山地區最先「開發」的地方，就是鯽魚潭（該鎮潭底、嘉興里），該地的開發則著重於當地的水利灌溉及其位居交通樞紐的地位。

根據蔣毓英『臺灣府志』「鳳山縣水利」條的記載，該潭的情形如下（註三二）：

「鯽仔潭，在維新里。闊三百餘步、深丈餘，內產魚」。

「鯽仔潭」不但可供水利灌溉，而且還有豐富的魚產，所以明鄭時期該地區早已形成「鯽仔潭民社」，亦即「五甲尾」，清領臺之後該地繼續發展。更重要的是，該地位居於南北交通要道上。這就是陳文達『鳳山縣志』所記載的（註三三）：

「鯽魚潭橋，北屬維新里、南屬仁壽里。三十三年參將吾三錫建。大水衝壞，夏秋之間行人涉水以濟，往往淹沒。五十三年，居民林鼎取石於半屏山砌而築之以為基，上架以木，可通車馬，堅牢殊甚。由是，人無淹水之患」。

「鯽魚潭橋」的設置意味著，鯽魚潭為府治到南路下淡

水的交通孔道。清領臺之初，當地既已設置「鯽魚潭鋪」。誠如高拱乾『臺灣府志』所觀察的（註三三）：

「鯽魚潭鋪，南抵中街崎鋪二十六里、北抵二贊行溪鋪二十四里」。

該書又記載，該鋪與南北交通的情形如下（註三四）：

「南路鋪，北抵府前鋪二十里、南抵鳳山縣界二贊行溪鋪二十里」。

「中街崎鋪，南抵楠仔坑鋪一十三里、北抵鯽魚潭鋪二十六里」。

「楠仔坑鋪，南抵興隆鋪一十七里、北抵中街崎鋪一十三里」。

「興隆鋪，在縣前。南抵下淡水鋪一百二十里、北抵楠仔坑鋪一十七里」。

由上引南北郵傳的路線，鯽魚潭鋪則為該郵傳路線的重要據點，因而奠定其日後發展的基礎；不過如上所述，當地的發展還是有其侷限性。

雖然該潭「產魚」，卻是一個「雨則滿，旱則涸」的「看天潭」，水利灌溉有限，無法容納衆多的人口。這又是陳文達『鳳山縣志』所觀察的：

「鯽魚潭，在維新里。雨則滿，旱則涸。有橋」（註三五）。

康熙四十六年以後，中土籍民大批移民來臺，當時的盛況，誠如臺灣知府周元文在《申請嚴禁偷販米穀詳稿》一文所觀察的：「閩、廣之梯航日衆，綜稽簿籍，每歲以十數萬計」（註三六）。當移民日集，鯽魚潭的人口壓力勢必日增，縱使鯽魚潭不但可資灌溉，且「內產魚」，但是該潭屬於「

雨則滿，旱則涸」的「看天潭」，其附近又為以往瀉湖的遺跡，地勢低窪，遇雨則氾濫成災，居住環境惡劣。誠如『鳳山縣采訪冊』所觀察的（註三七）：

「鯽魚潭（俗稱潭底），在嘉祥里（九空橋邊），縣西北四十六里，周八里許（潭底四圍）又單季禾田三十餘甲，蓆草田亦三十餘甲。自清丈後，錢糧大租均帶甚重，殘不知此洋地勢極卑，若遇秋霖，則洪流氾濫，九空橋上水深丈餘，行人病涉，全洋悉被淹壞矣。此亦附近居民所深患也，……冬則涸，溉田十甲」。

「此洋地勢極卑，若遇秋霖，則洪流氾濫，九空橋上水深丈餘，行人病涉，全洋悉被淹壞」這段文字說明，該地地勢低窪，遇雨成災，居住環境惡劣，聚落的發展勢必受到極其嚴重的限制。因此，岡山鎮地區的發展，就逐漸由鯽魚潭往西南，在臺灣府治到興隆庄街「府治大路」沿途上，康熙五十八年以前終於發展而成「阿公店街」。根據上引『鳳山縣志』「山川圖」的記載，當時由郡治（臺南府城）到達鳳山縣治（興隆庄街）的「往郡大道」越過二層行溪的重要聚落如下：陂頭街（今址不詳）、大湖街（湖內鄉湖內聚落）、半路竹街（路竹鄉半路竹聚落）、阿公店街（岡山鎮市街）、楠仔坑街（高雄市楠梓區）。

當年，阿公店街的主要市集就是沿著阿公店溪舊河道，亦即現今的維仁路。根據當地耆老的口述，阿公店溪的舊河道是由仁壽橋拐向東北，沿著現今壽天路直到中山公園入口處，再折往西北西流經省岡中東北邊與省岡農西邊河華橋附近匯入現今的河道。後來，由於「程香庄埤岸崩陷，橫流無

度」，乾隆四十一年就在「北街後築立大岸，以杜水患之災」，北街以南一帶更形發展。這就是壽天宮後面福德祠右側的「築岸序」石碑所透露的訊息（註三八）：

「竊維自古氾濫之災，未有不為人所深患者也。我阿公店街數年來，因程鄉庄埤岸崩陷，橫流無度，汨浸難安。每至秋霖之際，田園變為水道，行路反成溝壑，不惟行路艱於跋涉，抑且市店被其頽圯，行旅商賈患莫甚焉。街中諸眾，誠恐流而日甚，爰是公議，捐銀命子等董事，就北街後築立大岸，以杜水患之災。子亦念治水美事，不堪力微才拙，而勉強以俎赴焉。今事功既竣，謹將所有捐銀者，計開于後。但願自今以往，凡我同人毋圖一己之利，而貽埤岸之崩，庶無氾濫無憂，而往來順利。是亦恩澤之普被也。

計開所有捐銀于左：（從略）

乾隆肆拾壹年歲丙申伍月

日築岸董事人

謹立

北街即為現今公園入口的壽天路，原先於公園入口內左側還有一座福德祠。大岸修築完竣，北街一帶的「水患之災」終而獲得改善，嘉慶三年興募建天后宮於維仁路與平和路口，市集遂以此為中心，北街一帶遂成為維仁路的「街頭」。

以上捐款者就有許多當地的商號，而且目前珍藏於壽天宮的「阿公店公斗」，在在說明阿公店街的市集功能。

此外，鯽魚潭又往東南方向大、小崗山西麓邊緣較為高亢的地方，逐漸發展而成《雍正五十二年臺灣輿圖》中的「芝仔」（華崗里挖仔庄）及「濁水溪庄」（大莊里大庄）

等聚落（註三九）。

『鳳山縣志』又提及石螺潭，顯示現今岡山鎮西南角的石潭里、富興里也已經開拓了。該書的記載如下：

「石螺潭，在仁壽里。注雨水以灌田。產魚亦多」（註四〇）。

上述這些聚落，終於出現在上引的《雍正五—十二年臺灣輿圖》上如下：

竿蓁林（街尾崙，今劉厝里）、阿公店（今岡山鎮市街）、石螺潭（石潭、富興等里）、挖仔社（華崗里挖仔庄）、海豐庄（今址不詳）、濁水溪庄（大莊里大庄）

《乾隆中葉臺灣輿圖》又標示有「五甲尾」（嘉興里五甲尾）以及「前鋒庄」與「前鋒港」。「五甲尾」即上引史籍的「鯽魚潭」，而「前鋒庄」與「前鋒港」即為明鄭時期前鋒鎮軍屯的地方。目前，岡山鎮舊後協代天府廟前豎立一塊「奉憲勒碑」顯示，前鋒庄與前鋒港的崛起，與蟯港內海竄升為臺南府治與濁水溪流流域的轉運地位，有密切的關係。該石碑全文如下（註四一）：

「特調福建臺灣府鳳山縣正堂加三級記錄五次王 為叩懇憲恩等事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府正堂余 信票，本年十二月初七蒙

本道楊 批據（舟古）船戶楊武等具呈前事詞稱：荷蒙列憲洞察民隱，官捐開復加茄藤、二濫等港，利便舟□行接運，免由外海不測，貪揣度活有賴。料鳳民謝、藍等，沿海起蓋糖（艸—寮），郡商往鳳置辦糖、粟、貨物，由港寄運。□等在地分股包收，凡船

隻到港必令倚（艸—寮），每船先勒銀四大員，終始貨物付運。原每籠糖（人載）艮（止）一□（疑似為「分」）；藍等抽扣二分、船戶只得八分，其餘粟石接（人載），勒抽至船覆糧搬脚，實每籠糖二分八文，每石粟二分四文。因棍等在地包賂，任意刁難勒取，若不就勒者，將貨物囤積在（艸—寮），永不發配，船戶守候莫何，三餐食□，無奈空船駕回，情慘萬狀。迨上年十二月間，蒙前任府憲察訪奸弊，諭飾鳳山縣究報。于本年正月初一日，經蒙奉邑主張，親到港口查訊藍等，私扣勒取情確，立即差押拆（艸—寮）。詎藍等揮金佈賄，（艸—寮）雖報拆而勒抽仍然如故，索懸十月之久，幸蒙 仁憲明察萬里，□府提訊究責詰報在案。茲因糖貨西成，船戶正當通行接運之際，但奸弊未杜，各令幫夥串通，原倚船隻沿港陰行發配，餘船到港依舊懸候，似致棍爭互相攪鬧，勢必釀成大禍。伏思官開港道恩及度梢，但規模未定，地棍射利貽害，生端不休，切武等通澳船隻會議，港口公立船（艸—寮），一問為規，帆船隻先駕至（艸—寮），遇有商貨隨即俟次接運流通，每籠糖（人載）價銀一分、粟石五分，依規而行自收，以杜囤積抽勒之弊；至覆糧搬挑脚費，每籠糖仍定二□（疑似為「分」）八文、每石粟二分四文在（艸—寮）自理，以免刁難、勒取，切利弊聲明，而地棍勒抽無由，商民、船戶各安生業，咸開世利便合亟情□案呈，叩伏乞。

廉明大老爺恩全，終始乞准給予勒石，豎立港口，奸

弊永杜，裨閩澳船隻得以通行、承接遵守，永遠度活有賴，均沾不朽，切呈等語。蒙批仰臺灣府查案，嚴飭鳳山縣勒石，永禁報查，毋再忽延等因。蒙此案，查二濫港道，前因林材、王考爭抽、禁塞，乾隆二十四年前府四任內行。據臺、鳳二現議稟，蒙道憲撥准捐開，續有謝、藍等攔貨私抽，經前府訪查，並蒙道憲撥飭提究，當經本府提訊徹責，詳覆各在案。茲蒙前因合行轉飭□（疑似為「備」）票，仰縣照依軍理，立即查照。批呈內事理勒石永禁：如有奸民，沿港搭（舛—察）包抽，立即嚴拏究擬，毋得寬縱，仍將示禁緣由，取具碑摹，具文詳報以憑，毋得率延干咎等因。蒙此合行示禁。為此，示仰仁壽里前鋒港沿海居民、（舟古）船、商販人等知悉：爾等如有車運米粟、糖舫、雜糧、貨物到船察，即付（舟古）船挨次接運至郡□（疑似為「安」）卸。其（人載）價依規給付船戶自收訖，船戶不許多勒（人載）價及爭運，多蓋（舛—察）所；倘有地棍奸民，仍前沿港搭蓋糖（舛—察），私倚船隻，攬（人載）勒抽等弊，致病商民。察出，定行嚴拏究擬，絕不輕恕，各宜凜。毋違特示。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拾

由上引可知，乾隆二十四年以前，仁壽里的前峰港已經一躍成為臺灣府治與二濫港之間的重要轉口港。「官捐開復加茄藤、二濫等港，利便舟□行接運，免由外海不測，貪揣度活有賴」這段文字，似乎意味著該二港的疏濬與「前峰港」的崛起有相當的關係，該二港何時疏濬呢？（續修）

臺灣府志「山川記」正可提供一點線索，其記載如下（註四二）：

「茄藤港：距縣城東五十里。向係內海，可通舟楫。乾隆十三年，經里民修濬，自府港直達縣治之彌陀港，民甚便之。嗣為港邊（石勞）、相美二壠奸民藉端抽稅，互相爭控，因而禁塞；販運悉由外洋，多有不測。乾隆二十四年，知府覺羅四明檄委臺灣知縣夏瑚、鳳山知縣秦其尾（火胃）會勘，捐俸疏濬，仍通舟楫；並飭二縣每歲秋季挑挖一次，以免壅塞」。

綜合以上兩則記載觀之，除「府治大路」外，當時府治到鳳山縣「置辦糖、粟、貨物」，則必須經由茄藤港橫渡繞港內海到達彌陀港，以「免由外海不測，貪揣度活有賴」，亦即「茄藤港：距縣城東五十里。向係內海，可通舟楫。乾隆十三年，經里民修濬，自府港直達縣治之彌陀港，民甚便之」所顯示的，然後再由彌陀港上溯濁水溪（即今之阿公店溪）經前峰港（岡山鎮前峰里前峰聚落）到二濫港（路竹鄉三爺村東邊，今已廢村）。當年，由於前峰港附近奸民在河邊搭寮囤積船貨，以勒索船戶，乾隆二十五年才會豎立「奉憲勒碑」，期以出「示仰仁壽里前峰港沿海居民、（舟古）船、商販人等知悉」。準此，這個曾為明鄭軍屯區的「前鋒庄」與「前鋒港」，雖一度沒落，其再崛起應在乾隆十三年之後，終而出現於《乾隆中葉臺灣輿圖》。

前鋒庄與前鋒港的出現，顯示現今岡山鎮已經逐漸由阿公店溪的東岸偏向西岸發展。

乾隆年間，現今岡山鎮的開發大致完成，以後就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做「深度」的開發，而「廣度」開發則以本洲

庄爲主。根據『鳳山縣采訪冊』的記載，本洲庄附近已經修築幾個陂壩如下（註四三）：

「本洲陂，在維新里，縣四十六里，周里許，源受雨水，西北行里許，下注新陂仔，溉田二甲五分」。

「新陂仔，在維新里，縣四十六里，周里許，源受本洲陂，西北行里許，下注三塊厝溝，溉田四甲五分」。

「翻花陂，在維新里，縣四十四里，周二里許，中有活泉，南行里許，入還轅港，溉田十二甲」。

直到日本領臺之前，根據『鳳山縣采訪冊』的記載，現今岡山鎮已經有如下的幾個聚落（註四四）：

仁壽里

大寮庄、下後紅、頂後紅、下竹園、臺上庄、程鄉庄、園隨庄、厝仔庄、下庄仔、阿公店、街尾崙、劉稿工、石螺潭、前鋒庄、後協庄、白米庄、鹹埔庄、牛埔仔、中崙庄、火光厝

維新里

本洲仔、灣仔內

嘉祥里

田厝庄、大庄社、挖仔庄、五甲尾、潭底庄、侯缺庄、山隙庄。

人口日集，聚落日益發展，乾隆末期以後岡山地區已經興建不少村廟，甚至有的還發展成爲市集大廟，成爲當地居民共同信仰的中心。根據『鳳山縣采訪冊』的記載就有如下的幾間廟宇（註四五）：

【天后宮】

「一在阿公店街（仁壽），縣北四十里，屋八間（額『壽天宮』），嘉慶三年黃協記、吳隆興募建，道光四年黃洽泉董修。租糖一千斤」。原址在現今岡山鎮維仁路與平和路之交叉口，面東。民國二十六年，日人以消除水患將阿公店溪截彎取直變成現今的河道，並以開闢市容爲由拆除該廟，民國三十八年才重建於現址：岡山鎮壽天里公園路四十號（註四六）。

「一在五甲尾庄（嘉祥），縣北四十五里，屋五間，光緒三年董事黃朝清等捐修」。即今之嘉興里嘉興路八十號之一的「聖母宮」。

【關帝廟】

「一在挖仔庄（嘉祥），縣北四十六里，屋八間，道光二十六年洪泉光董建，光緒元年洪沁董修。廟租八石」。即今之華岡里挖仔路一鄰的「真五古廟」。

《雍正五十二年臺灣輿圖》，挖仔庄還寫成「挖仔社」，顯示當時還是一個平埔族聚落，可能在乾隆年間才有漢人入墾，而於道光年間修築該廟以供奉關公。

「一在大庄（嘉祥），縣北四十五里，屋四間，光緒元年陳僚董修」。即今之大庄里大莊路四鄰的「關帝宮」。

該二地由於地處偏遠接近「番界」，所以該二地才供奉武將的關公。

【真武廟】

「一在前鋒庄（仁壽），縣西北四十里，屋八間，嘉慶十四年李承業募建。廟租一百三十元」。即今之前峰里一鄰天公路六之一號的「龍峰宮」。該地曾爲明

鄭軍屯區，所以供奉玄天上帝。

【三山國王廟】

「一在潭底庄（嘉祥），縣北四十六里，屋六間，道光二十年陳筆募建，光緒二年蔡果董修」。潭底里潭底路一鄰「崑山宮」。該宮的興建顯示當地為潮州系的客家聚落。

【王爺廟】

「一在螺潭庄（仁壽），縣西北三十六里，屋六間（內祀池王），光緒九年廖鴻飛董修」。即今之石潭里石潭路七十九號的「下潭代天府」。

「一在後協庄（仁壽），縣西北四十里，屋一間（內祀池王），嘉慶十四年張厚董建，廟租十石」。即今後協里十六鄰介壽南路一〇〇號的「後協代天府」。廟前豎立一塊上引乾隆二十五年的「奉憲勒碑」石碑。

【福德祠】

「一在阿公店街（仁壽），縣北四十里，屋二間，光緒二十年黃應年董修」。原建於公園入口內前左側，民國二十六年遭日人拆除，民國七十六年重建於岡山鎮壽天里公園路四十號「壽天宮」的後面。該祠右側豎立一塊乾隆四十一（一七七六）年的「築岸序」石碑。根據碑文，該石碑原先應豎立於北街（公園入口處的壽天路）某地，亦即公園入口處附近。

「一在程鄉庄（仁壽），縣北四十里，屋一間，光緒十五年張典建」。今址不詳。

此外，筆者在當地做田野調查時也發現如下的幾間是盧

德嘉未予記錄者：

「岡山鎮頂潭福興宮」供奉三山國王。

據傳：三山國王係明鄭時期，十餘姓先民從中土攜帶來臺，一直到道光年間才建廟供奉，其舊址在石螺潭段五一七地號；現址則在福興里八鄰頂潭路十三巷六十一號。該宮的興建顯示當地為潮州系的客家聚落。

岡山鎮程香的尪公寺（程香里三鄰九十五號），則奉祀「尪元帥」，而岡山鎮新庄廣德宮（竹園里新庄路五鄰）也奉祀「尪祖公」。該宮不但神案上擺設有「甕仔」，且其柱聯如下：「尪祖長興，萬古英風惠梓里。府臺宋鎮，千古實鼎傳新庄」。

此外，「元番社尪公祖」岡山鎮前鋒里前鋒路一四七號私宅。據林姓屋主表示，該神明原本就被其父奉祀於現今岡山飛機場北端，以及臺糖本洲農場阿公店溪南岸的一處小地方，土名為「番灣」或「還轅」的一座小廟。其實，「番灣」或「還轅」都是「番王」的轉訛。

由以上廟宇的所供奉的神祇可知，目前岡山鎮還有供奉當地平埔族的「尪公祖」，而河洛人則是當地的強勢族群；此外，還有客家人則居於潭底里及石螺潭附近。

五、結 論

目前，岡山鎮還保留許多大傑顛平埔族的地名及信仰，顯示該鎮原本為該族的生息空間，其中則以「後紅仔」附近為主，該地也為漢人拓墾岡山鎮地區最早的地方之一。

漢人開發岡山鎮地區甚早始自明鄭時期，當地聚落則沿著交通要道，且近灌溉水源的地方發展開來。大抵上，是以

「鯽魚潭民社」及「後紅仔民社」為據點，往南發展成阿公店街或竿蓁林街，往東則發展成「窰仔社」及「大庄」，而另一個開發據點則以石螺潭為基地。乾隆十三年由於「官捐開復茄藤、二濫等港」，蟯港內海航運暢通，前鋒庄及前鋒港才因而崛起。乾隆以後，現今的岡山鎮只能再進行另一次「深化」的擴展，而其「廣度」的發展則以西邊的本洲庄為主，當地的陂壩的興建是其明證。

「竿蓁林」意即「甚產竿蓁之地」，竿蓁土名為「船仔花」。因此，平埔族語的「竿蓁林」則發音為「阿綱棟（Agongtoen）」。漢人首先入墾阿公店溪的南岸，遂依當地原住民語將當地漢譯為「竿蓁林」，而北岸及東岸則依然為平埔族部落，當地平埔原住民則稱之為「阿綱棟」（Agongtoen）。康熙五十八年以前，漢人再度進墾該地，並迅速發展成「府治大路」的重要市集，而依當地平埔語直接音譯為「阿公店」。乾隆四十一年「就北街後築立大岸，以杜水患之災」，並於嘉慶三年興建「壽天宮」，該宮附近遂形成當地的市集中心。

其實，「竿蓁林」與「阿公店」都是平埔語的地名，前者為平埔語的漢譯地名，而後者則為音譯於平埔語的「阿綱棟（Agongtoen）」，並非意指一個阿公開一個店而取名的！

一個地名的由來，代表著當地開發的滄桑歷史，不可不查！

【註 釋】

註一：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蕃薯寮」條，明治

四十二（一九〇九）年，頁七九〇。

註二：楊森富《平埔族地名解讀及趣談》，「山與海」（雙月刊），第五期（一九九四，七、八）。

註三：陳文達『鳳山縣志』，卷首附圖「山川圖」，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四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一一。

註四：《乾隆中葉臺灣輿圖》，國立中央圖書館。

註五：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二規制志（附：街市），臺灣研究叢刊第四九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三一。

註六：同上註，卷三風土志（番社風俗，附：番語），頁五五。

註七：同註二。

註八：同上註。

註九：《永曆十八（一六六四）年臺灣軍備圖》

註一〇：同註五，卷三風土志（番社風俗，附：番語），頁五四。

註一一：森口雄稔編著，伊能嘉矩原著『伊能嘉矩の臺灣踏査日記』，東瀛遊記，臺灣風物翻印，頁一七二—一七三。

註一二：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開圳、耕田、插秧、刈禾、收倉等條，臺灣文獻叢刊第九〇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二—三。

註一三：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丙部地輿，深潭（水利三），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三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一〇六。

註一四：同上註，丙部地輿（三），深潭（水利三），頁一〇六；水窟（水利五），頁一一。

註一五：同上註，丙部地輿（三），諸溪（川類一），頁五二。

註一六：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之三，敘川（臺水分界）「鳳山縣水道」，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二五。

註一七：同上註，卷之二，敘山（臺山分界）「鳳山縣山」，頁一七

- 註一八：李美枝《臺灣西南部典型惡地的地形學研究》，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二；臺灣省山地農牧局《臺灣省西南部泥岩地區保護利用調查報告》，省政府農林廳，直接引自蔡光榮《臺灣西南部泥岩坡地根系力學特性之研究（二）》，行政院國科會防災科技研究報告，七七—六三號。
- 註一九：連橫《臺灣通史》，卷十五撫墾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頁三五七。
- 註二〇：同註一三，丙部地輿（三），水窟（水利五），頁一一一。
- 註二一：施琅《請蠲減租賦疏》，引自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十，藝文（一）奏疏，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七一四。
- 註二二：同註一六，卷之五風俗，頁五九。
- 註二三：《靖海將軍侯施公功德碑記》，高拱乾《臺灣府志》（臺銀本），卷十藝文志（記），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二六二。
- 註二四：同註一六，卷之六規制（市廛），頁七三。
- 註二五：同註五，卷二規制志（水利），頁三三。
- 註二六：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崁筆談」，武備，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三三。
- 註二七：陳文達《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雜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五六。
- 註二八：同註二六，卷三，赤崁筆談（物產），頁五二—五三。
- 註二九：同上註，卷二，赤崁筆談（武備），頁三三—三四。
- 註三〇：同上註，頁三一。
- 註三一：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市鎮），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四八。
- 註三二：同註一六，卷之三敘川（水利），頁三五。
- 註三三：同註三，卷之二規制志（橋樑），頁二七—二八。
- 註三四：同註三一，卷二規制志（郵傳），頁四九。
- 註三五：同上註。
- 註三六：同註三，卷之二規制，水利（潭），頁三一。
- 註三七：周元文《申請嚴禁偷販米穀詳稿》，收錄於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十藝文志（公移），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三二三。「周元文：正黃旗監生。康熙四十六年任；五十一年，陞胡廣辰沅靖道」，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三職官（臺灣府知縣），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一二八。
- 註三八：同註一三，丙部地輿（三），深澤（水利三），頁一〇六。
- 註三九：目前，「築岸序」石碑豎立於壽天宮後福德祠右側，石材為花崗岩（米香石），高一二七公分，寬六四公分。
- 註四〇：《雍正五—十二年臺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小崗山尾端有兩個成庄相當久遠的聚落，一是位於小崗山尾端西邊的岡山鎮大庄里大庄；一是尾端南邊的燕巢鄉瓊林村瓊仔林，而該輿圖將「濁水溪庄」繪註於小崗山尾的西邊，而非尾端的南邊，因此，筆者判斷濁水溪庄應是指涉岡山鎮大庄里的大庄。
- 註四一：同註三，卷之二規制，水利（潭），頁三一。
- 註四二：岡山鎮舊後協代天府廟的「奉憲勒碑」，為乾隆二十五年所刻勒，石材則為花崗岩（米香石），高一公尺二十二公分；寬六五·八公分。
- 註四三：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山川），頁一七。
- 註四四：同註一三，丙部地輿（三），陂澤（水利二），頁九五—九六。
- 註四五：同註一三，甲部地輿（二），疆域，頁七—九。

註四六：同註一三，丁部規制（祠廟），頁一六六—一八八。
註四七：岡山壽天宮管理委員會『岡山壽天宮宮誌』，一九八九，頁

四一六。

（筆者訪談壽天宮總幹事陳益珍時，承蒙他提供相當多有關於宮及阿公店溪改道前的資料，謹此致謝。）

作者簡介

姓名：簡炯仁

年齡：一九四四年生

籍貫：高雄縣鳳山市人

學歷：臺大政研所、美國芝加哥大學政研所博士班

經歷：私立高苑工商專校講師

著作：《臺灣民眾黨》（稻鄉·一九九一）

《臺灣開發與族群》（前衛·一九九五）

《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運動史》（前衛出版）

《屏東平原開發與族群》（屏東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淡水廳志卷一。

圖 一山川

圖說附

二城郭

三府署

八景附

圖一目十二

淡水廳全圖

分圖一

分圖二

分圖三

分

圖四 沿山各隘圖一

沿山各隘圖二

沿海

礁砂形勢圖一

沿海礁砂形勢圖二

圖說一 圖說二

論沿山各隘

圖說三

論沿海礁砂

以上山川

圖二目一

淡水廳志卷一

目錄

廳治圖

以上城郭

圖三目十二

廳署圖 艋舺分縣署圖

竹塹游擊署圖

艋

舺參將署圖 學署圖

明志書院圖

學海書

院圖 艋舺倉署圖

竹塹義倉圖

艋舺義倉

圖 竹塹育嬰堂圖

艋舺育嬰堂圖

以上府署

八景圖附

指峯凌霄

淡水廳志凡例五則

一 淡廳建始雍正元年歷今百五十年廳志向無成書道光中鄭儀部用錫創為初稿四卷同治六年嚴署廳金清續有志稿十四卷皆大路樵輪未及刊刻至是始據二稿增訂修輯定為此書

一 門目各志不同今分圖志表傳攷五類摺以大綱緣以細目使繁簡得中條理不紊圖詳山川志要政事表括職官選舉傳紀人物行實攷繫俗尚物產古蹟祥異而附以文徵志餘終焉

一分志與總志不同星野之類總志或宜詳之分志綴數

淡水廳志卷一

凡例

一

語即得矣分志中又有通都僻壤之不同淡廳新闢民俗尚須濯磨海外文籍流布又少故於學校禮制之門會典所載不厭詳備凡欲以擴士民之知識正里社之沿習也

一 志乘因地為體裁近邊者詳障塞居海者悉海防淡廳又臺地要區海防尤重至若內外番俗亦控御撫綏所係是皆斯志不可得而畧者

一 史家志藝文皆紀著述書目而已若載文章是選文非志也淡廳人文初啓著述難立專志舊稿所載之文亦資考證未可以不合志例而廢之今依章氏學誠文史